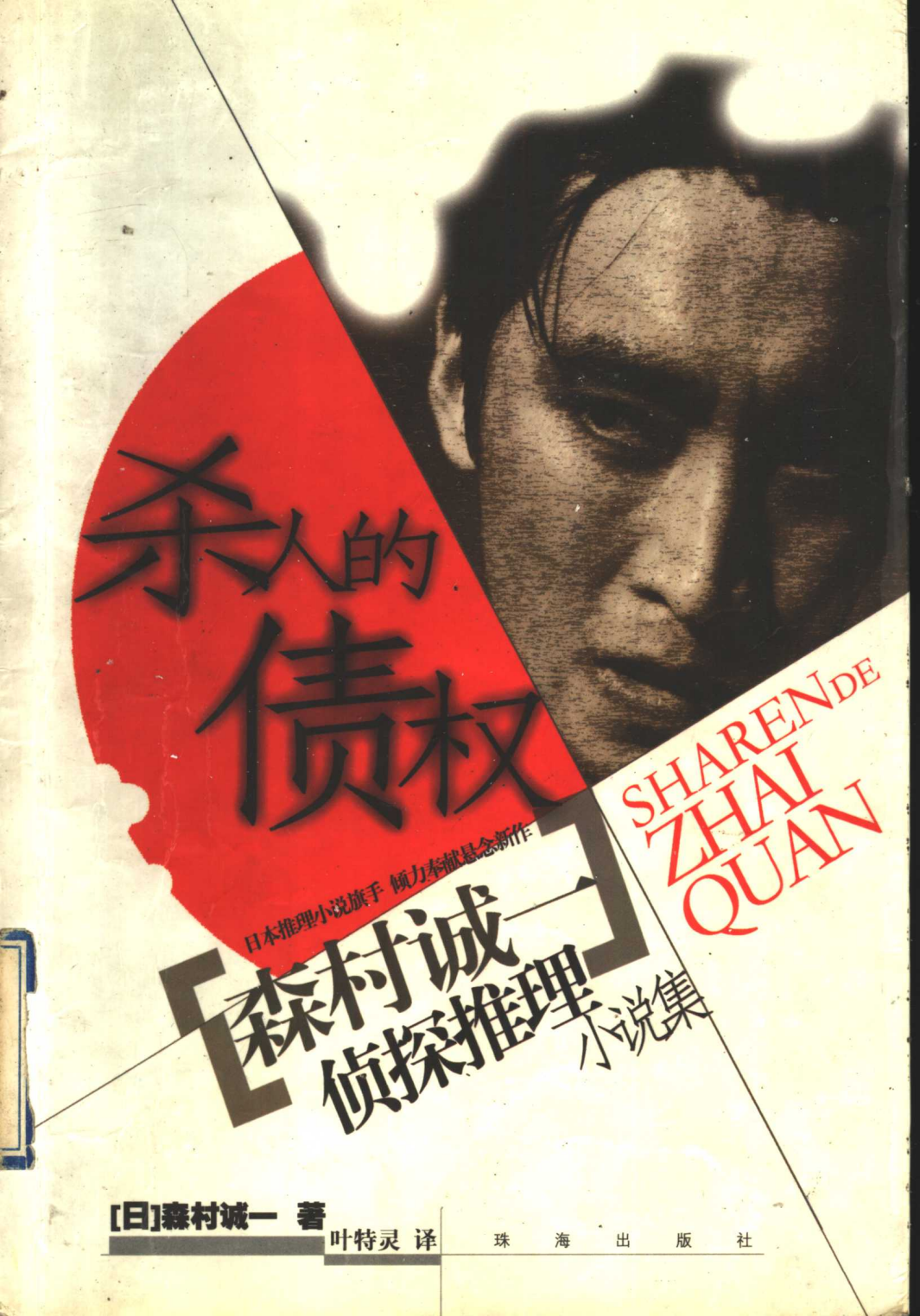




杀人的 债权

日本推理小说旗手 倾力奉献悬念新作

「森村诚一」
侦探推理小说集

SHARENDE
ZHAI
QUA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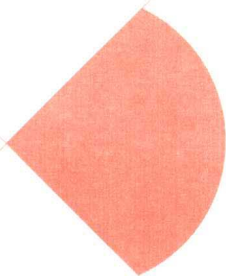
【日】森村诚一 著

叶特灵 译

珠 海 出 版 社

杀人的债权

SHAREN DE
ZHAIQUAN



[日]森村诚一 著

叶特灵 译

珠 海 出 版 社

广东省版权局图书版权登记号：19 - 2003 - 146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杀人的债权 / (日) 森村诚一著；叶特灵译. - 珠海：珠海出版社，2003. 8
ISBN7 - 80689 - 091 - 2

I. 杀… II. ①森…②叶… III. 推理小说 - 日本 - 现代 IV. I313. 4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55487 号

殺人の債権

Copyright©2002 by 森村誠一

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WATANABE Harumi, Tokyo through Japan UNI
Agency, Inc., Tokyo and Shanghai Copyright Agency, Shanghai

本书经中国上海市版权代理公司代理，由珠海出版社独家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。

杀人的债权

[日] 森村诚一著 叶特灵译

策 划：潘自强

终 审：罗立群

责任编辑：潘杜鹃 李昱姝

封面设计：刘海啸

出版发行：珠海出版社

电 话：0756 - 2639345 邮政编码：519002

邮 购：珠海出版社图书邮购部

电 话：0756 - 2639346 邮政编码：519002

地 址：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

印 刷：湛江日报社印刷厂

开 本：850 × 1168mm 1/32

印 张：7.125 字数：113 千字

版 次：2003 年 8 月第 1 版

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：1 - 10000 册

ISBN7 - 80689 - 091 - 2/I·438

E - mail: zhcb1@pub.zhuhai.gd.cn

定 价：1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◇ 目 录 ◇

- 第 一 章 不允许跨越的围墙 / 1
- 第 二 章 梦想的封印 / 14
- 第 三 章 缄默的摄影地点 / 29
- 第 四 章 厌恶的神色 / 57
- 第 五 章 被邀请的线索 / 78
- 第 六 章 等候告白的时间 / 88
- 第 七 章 没有勒索要求的绑架 / 100
- 第 八 章 剪报事件 / 111
- 第 九 章 略有寒意的同病相怜 / 119
- 第 十 章 被隐瞒的土地渊源 / 138
- 第十一章 搭车的灵光一闪 / 157
- 第十二章 未遂的报复行动 / 173
- 第十三章 并未释然的解决 / 184
- 第十四章 不为人知的目击者 / 191
- 第十五章 悲伤的思虑 / 204

第 1 章

不允许跨越的围墙

1

虽然说相亲是经别人介绍的，但因为彼此感觉不错，亲事也顺利地踏上了成功的轨道。

家形圭介 33 岁，佐仓鲇子 26 岁，不论哪一方都是成年人了。

婚礼定在 6 月吉日举行，鲇子确实是在 6 月结婚的新娘。

家形在市中心的一家很有名的饭店工作。他在那里担任营业企划部门的课长。鲇子对丈夫工作的具体内容不太

清楚，只听说是从事饭店召开的各种活动的筹办，以及创新商品的企划开发性质的工作。家形确实供职于一流饭店，本人还具有因为学生时代一直在游泳部而练就的结实的身體、肤色略黑却非常酷的相貌。鲇子被家形的相貌深深吸引，这也是事实。

“幸亏你一直在等，才终于遇到了最好的对象。”朋友们都有些嘲弄似的这样说。

当然，鲇子 26 岁之前也谈过恋爱。但是，她却一直没有遇上能够成为结婚对象的人。

尽管那些曾经交往过的人作为恋爱对象也有有趣的一面，但一想到他们将会成为共度一生的伴侣，鲇子总觉得有点不安。与其说是作为丈夫的不安，倒不如说鲇子觉得他们身上似乎都缺少一种让自己放心的信赖感。

“结婚就是赌博。刚开始哪能遇上十全十美的对象。就算对对方有一些不信任感什么的，闭上眼一横心，完了，你就掉进婚姻的深渊里了。我开始就是没有看透他，所以才掉进婚姻的深渊的，我的赌博失败了。”

已经结了婚的高中时期同年级的青木晴子这么告诫鲇子。正如晴子所说的，结婚赌博的成分很多。难道所谓的婚姻不就是并不完美的男女相遇，彼此弥补不完美的部分，从而建立起一个新家庭吗？所以，从一开始就想追求完美的想法是错误的。

但鲇子并不是想要追求完美的对象。鲇子感觉一直以来所遇到的男人们都缺少一种吸引的力量，那种力量带有很大的危险性却又能让她深深迷恋。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形成了这种力量，鲇子感受到的这种力量虽然微小，

但确实没有危险性。跟随在那些男人身后，鲇子不会像不知道自己会被带到何方的不懂事的孩子那样，感觉手足无措。从他们身上，鲇子能看到这些就职于知名公司、居住在洁净的公司住宅的人们的将来，他们会慢慢地等待在多少岁当上系长，在多少岁又当上课长，就这样一直到退休。

晴子所说的赌博的成分在这些男人身上是很少的。作为丈夫，这些人的安全系数应该是挺高的。但是，鲇子认为人生不仅仅只靠安全系数来维系。

母亲说：“你是年轻才会说那样的话，太过分了。安全可靠难道不好？女人的幸福就在安全可靠上。我就是跟你爸结了婚才一辈子这么辛苦。我可不想让你像我一样这么辛苦。”

鲇子的父亲是一位诗人，但却是一位卖不出诗作的诗人。即使是赫赫有名的诗人，以作诗为职业维持生活也是非常困难的，更何况默默无闻的父亲的诗作是没有一个人会买的。因为父亲没有固定职业，几乎是以自费出版的形式来出版自己的诗集自娱，不仅让母亲，也让全家每个人都非常辛苦。

父亲是那种靠品味自己的梦想生存的人，像貌一样。他一点也没有作为一家之主的责任感。

也许母亲真的不应该和父亲这样的人结婚吧。如果谈到危险，父亲就是一个危险的集合体。

但是和父亲结了婚的母亲，肯定是感觉到了父亲所具有的危險性中的某种魅力吧？就是鲇子也会被父亲生存方式中的某些东西吸引。虽然不太看得懂父亲写的诗，但感

觉得其中有一些超凡脱俗的东西。至少这些诗作，不是在那种不知何时能成为系长、何时能成为课长、多少岁又会退休的乏味人生中，能够创作出来的。

第一次见面时，鲇子就嗅到家形身上有着与父亲相似的东西。家形虽然不是诗人，但让鲇子感觉到了和父亲相同的危险性，但鲇子不能看清家形身上的危险性的真实面目，所以就好像乘坐不知道会去哪里的火车一样，这让鲇子非常期待。目的地是百花绚烂的花田，还是寸草不生的荒野，抑或是冰封的冻土，这些都无法预测。但鲇子可以确定，家形想要脱离现任工作的桎梏向不知名的远方出发。鲇子被这种不确定性吸引，赌上了自己的婚姻。鲇子信任家形，想要和家形共同尝试他所带有的危险性。

鲇子的父母都很赞同和家形的婚事。父亲只是因为感动家形居然会知道自己的诗作，就极力促成他们的婚事，而母亲则是很满意家形的相貌和工作地点。相亲一个月后很快就举行了婚礼。鲇子周围的人对鲇子闪电般迅速结婚都抱以吃惊的态度。但每个人看到家形后，都赞不绝口。鲇子自己也非常高兴。她想自己遇上的是值得遇上的最好的伴侣。

看上去家形对鲇子也很满意。不仅两人在相亲席上一见如故。而且他们在寝室中的做爱也相当默契。两人对这件事非常吃惊，他们甚至想，也许彼此本来就是一体的。家形似乎察觉到了鲇子不是处女。但这是33岁的男人和26岁的女人的结婚，如果过去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反而会很奇怪。也许正是有了过去的基础才会有今天默契。看上去家形一点也不想追究鲇子的过去。好像他倒不是有意

避开追究这件事，而是不太在意过去发生的事。

如果太在意过去的事，那他们的婚事就不会举行了。

“就算性情相投，身体上也不一定这么默契，但我和你就好像以前一直都在一起那么默契。”

“我也这么感觉。真让我吃惊。举个例子，也许不太合适吧，你就好像是给我定做的洋装那么合身。”

“那世间也只有这一套。”

“能够遇上你我真的很高兴。”

“我也是。遇上你之前的前半生是为了与你相遇而存在的。”

“我也是，我们一生都不分离。”

他们不断重复着这样的话，在只有两人的新居里，肆无忌惮地不断亲密地拥抱亲吻。

在成为夫妻后一起生活的期间，鲇子已经忘记了自己结婚前感觉到的危险性。也许在这种日常性的夫妻生活中，那种危险性已经消除了。家形毕业于名牌私立大学，是在一流饭店工作的精英分子，收入比一般人要高得多。如果没有什么波折或事故发生，家形的前途会一帆风顺。一点也看不出危险的先兆。家形和父亲不是同一类人。虽说如此，但让鲇子感觉到的危险气息又是什么呢？结婚后鲇子一直对此事百思不得其解。在家形身上看不到任何冒险的成分。结婚前的鲇子非常轻视那种安于度过安全性系数高的人生的人，但如今的鲇子却对自己从前深恶痛绝的生活非常满意。鲇子也只能对自己的这种转变苦笑不已。

女人终究会因为丈夫发生改变啊！鲇子不得不有了这样的认可。虽然当时鲇子在决定了目的地的火车和不知将

被带到什么地方的未知火车中，选择了后者作为乘客，但现在她很满意目前运行安全准确的轨道。这当然是因为被家形这样的火车头牵引着的缘故。

婚后不久，鲇子把自己这种心态的变化告诉了丈夫。

“结婚前你觉得我身上有危险性吗？”

“是呀。但现在我已经感觉不到了，而且，我觉得这也挺好的。”鲇子诚实地回答。

“这也许是因为和你结了婚的关系吧。”

“你是说因为和我结了婚，你身上的危险性就没有了？”

“正是这样。结婚后我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。”

“发生了怎样的变化？”

“在和你结婚前，我曾想过要辞职。可是结婚后，我改变了想法，想继续在饭店工作下去。”

“想辞职？”

“本来吧，我想成为一名律师，所以我一直一边做着现在的工作一边学习法律。但是，三年前发生了一件事，我就放弃了想成为律师的想法。因为这件事心情一直不痛快，和你结婚后我终于能够完全忘记这件事。”

“你想成为律师？”

鲇子听到丈夫这么说很意外。因为家形并不是毕业于法学部，而且鲇子也没发现他的藏书中有和法律相关的书籍。这是她第一次听到家形说曾有过当律师的志向。

“我去饭店上班后，才感觉到了学习法律知识的必要性。饭店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。那里集中了形形色色的人，他们的人种、国籍、信仰、宗教、职业等等都不同，

会发生各种各样无法预料的问题。如果没有法律知识就会束手无策，我就是因为这个才对法律产生了兴趣，也是因为这个想要成为律师的。我已经挑战了好几次司法考试了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中途而废？”

家形口齿伶俐，逻辑思维能力也相当强，如果真的成为律师，应该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律师。

“正好有一个契机。”

家形有些含糊其辞，他似乎不太想谈那个契机。所谓契机本应该是开始某件事的开端，但家形却好像因为那个契机放弃了自己进军法律界的梦想。鲇子不想追问得更多。

但是，鲇子从丈夫的律师志向中，感受到了蕴含在家形身上的危险性。在结婚前和鲇子初次见面时，家形还没有放弃自己当律师的志向，难道说是因为从鲇子眼中察觉到了她感受到的危险性，他才动摇的吗？家形说和鲇子结婚后就放弃了律师的志向，与此同时，他身上的危险性也随之消失了。

鲇子暂且保留了对家形放弃律师梦想的契机的追问，她担心地问了另一个问题：

“你为什么和我结婚后就完全放弃了当律师的梦想？”

“因为我很清楚，我不适合当律师。”

“你不管是在饭店工作还是做律师，对我来说都一样。不管怎样，你是我的丈夫这一点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啊。”

“你这么说，我可真高兴。身为律师的话，必须和警察和消防员一样，把别人放在优先自己家人的地位上加以

救援。即使要救自己的家人，也必须把家人放在最后一位。而那样的事我实在做不到，如果你和别人同时陷入危险的境地，我会先救你的。所以我不适合做律师。”

“那就是说你把我看得比任何人都重要了？”

“是呀。”

“我真高兴。”

丈夫即使违背职业道德也要救妻子，这么说妻子当然很高兴。作为男人那就是一种胆怯，作为工作人员就丧失了自己职业的荣誉感。但家形仍然说为了妻子他可以丢弃那些。如果是在结婚前，鲇子会很蔑视这种男人，但是现在鲇子因为丈夫的话非常高兴，也为自己能够遇上这样的丈夫而觉得幸福。明白这些后让鲇子也非常吃惊，自己居然变成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。

2

结婚的同时鲇子也把一直在做的工作辞了。她曾任职于一家玩具公司的新产品开发室。

儿童的喜好反映着时代，有时甚至还超越了时代。儿童喜欢什么样的游戏，把注意力放在什么样的玩具上，以这些为参考点开发出畅销产品，这种工作还是蛮有价值的。但是，鲇子却感觉很疲惫。

开始多为酸浆、麦秆哨、草叶笛、黍壳工艺品、竹马、橡子陀螺等取自自然素材的朴素玩具，到后来就发展

成用塑料或金属制造，由电池的遥控器和无线电来操纵的精巧的机械玩具，玩具战争也愈演愈烈。而玩具的功能也从原来的激发儿童的梦想，向给予更强烈的刺激效果方向变化。玩具制作得越精巧越昂贵，鲇子就越觉得玩具已经脱离了玩具的本质。这样下去不是为了给儿童勾画梦想，只是为了给儿童更多的感官刺激。进行这种玩具开发工作的目标是虚无缥缈的，因此，鲇子就以结婚为理由，辞掉了自己短期大学毕业以来一直从事的工作。

上司非常器重鲇子的才能。一直以来，鲇子开发出不少畅销产品。

“如果你真想辞职我也不能挽留你，什么时候想再回来工作，随时欢迎。”

“要是再这么干下去，我觉得我不是在培育儿童的梦想，而是在扼杀他们的梦想。”鲇子这样回答。

终于就这样辞了职，虽然说鲇子会有些恋恋不舍，但现在的儿童们对石蒜的念珠或松球的乌鸦等不加理睬，而对大人们不断的狂轰乱炸的刺激性玩具也已经没有感觉，看到这样的儿童，鲇子心中抹不去那种正是因为他们才使他们变成这样的愧疚感。

“你不要庸人自扰了，不管怎么说，没有公害的时代才是好的，我们已经回不到没有电和汽车的时代了，孩子们也一样，他们是和时代一起进步的。”公司里的同事这么安慰鲇子。

“先休息一阵，再生一个孩子，然后我就可以研究让自己孩子喜欢的玩具了。”

鲇子打算为自己的孩子开发出新的玩具。

但是结婚后，这些事就被鲇子忘得干干净净了。当然这是因为鲇子很想不要孩子，和丈夫过两人的幸福生活。在两人滴水不漏般的亲密无间中，没有孩子能够插入的空隙。在这点上，鲇子也背叛了原来的想法。

“冈本先生终于通过司法考试了。”来新居玩的青木晴子告诉鲇子。

“冈本先生……你说谁呀？”

鲇子突然想不起晴子说的这个人是谁。

“怎么，鲇子你忘了吗？我一直以为你一定会和冈本先生交往呢。”晴子开玩笑似的笑道。

“噢，你说那个冈本先生呀。”

晴子终于想起来了。他是高中时期网球部的学长，也是鲇子暗恋的对象。虽说是鲇子自己单相思，也可以说是初恋的对象。冈本想成为律师，所以进了大学法学部。他是高中时期的明星，曾作为网球部的主力运动员参加过全国高中综合体育大会，也取得了优胜成绩。

之后，鲇子也好几次在同学会上听到过冈本的消息。听说他在大学毕业后进入了东京都一家法律事务所，一直在为成为律师而努力。鲇子想：冈本终究会通过司法考试成为优秀的律师的。冈本是她青春时期青涩的初恋对象，当时就好像是流云般的淡而飘渺的感觉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鲇子的这段恋情也渐渐遗忘，虽然现在晴子突然提起他的名字，她也不能马上把这个名字与当年初恋的人联系起来。

“冈本先生终于通过司法考试了，太好了。”

鲇子随便附和了一下晴子，同时却突然想起了曾经也

同样以律师为志向但却中途而废的丈夫。如果丈夫继续法律学习的话，没准会和冈本同时通过司法考试。可是如果丈夫当年没有放弃成为律师的志向，也许不会和鲇子结婚。不管怎么说，当鲇子听到高中时期初恋的对象实现了多年以来的梦想，还是别有一番感触的。

结婚也是夫妻性格的同化过程。陌生的男女在同一屋檐下共同生活的同时，也逐渐成为比父母兄弟更亲密的人生伴侣。在经历了人类最私人化的频道——性爱后，从彼此不相干的陌生人同化成为最亲近的人。不仅身体上彼此熟悉，信仰、人生观，甚至价值观都会被彼此同化。

虽然也有倡导女子自立、拒绝和丈夫同化的妻子，但在岁月的流逝中，这种同化在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着。

并不是说一方被另一方牵引，而是在不经意时，两人已经仿佛成为一个整体似的形成了一种一体感。这倒不一定非是关系融洽的夫妻才会形成的感觉。不是因为彼此吸引见面，而是仅仅只相过一次亲就结婚的男女，在经历的情性夫妻生活中，也经常不知在何时就同化了，可能因为这些夫妻们都没有进行以彼此自立为目的的抵抗，所以才会较早地被同化了。

但是，这大都不会发生在新婚夫妻的身上。昨天之前还在不同的环境中生活的男女们，突然就在某一天在同一屋檐下开始一起生活，会产生奇怪和困惑的感觉。婚前并没有交往过很久的新婚夫妻，还不能有那种已经是夫妻的真实感觉。即使已经在过夫妻生活，却在不断恐惧着彼此之间总有相互陌生的地方，彼此都感觉到了顾虑和羞涩。每天都在遭遇未知。丈夫喜欢的食物、服装的喜好、嗜

好、交友范围、亲友等等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未知的，都是新的摸索。就这样一边摸索一边一点点地扩大了夫妻的领域。

可是，婚后的鲇子感觉到在丈夫未知的领域中，有一堵她绝对不能跨越的围墙。所谓夫妻之间性格的同化，也是对一直以来的人生轨迹的把握。结婚后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，但是也要上溯到结婚前来把握。虽说没有追问过去，但彼此的过去会不知不觉融入夫妻之间已知的领域中。就算想要隐藏起来，但自然而然地都会知晓。夫妻间是有秘密的，那不一定要用围墙来层层禁锢，而仅仅是想让对方知道。也许是出于善意不想让对方知道，不向对方袒呈从前的伤口，是想让夫妻和睦相处下去。但就这样让秘密保留着，就会妨碍夫妻性格的同化。那是因为，一方不能让对方感觉到自己心中围墙的存在。

鲇子从家形身上明显可以感受到围墙的存在。不管是夫妻间的谈话，还是一同外出，甚至是在卧室亲密地拥抱，鲇子都会突然感觉到那堵围墙的存在。好像家形对自己心中的那堵围墙也非常愧疚，因为愧疚，所以想隐藏起来。因为隐藏，那堵围墙就越发明显了。

鲇子似乎觉得那堵围墙中隐藏着丈夫放弃律师志向的契机。好像家形直到现在还很后悔当时告诉鲇子曾有过当律师的志向。如果鲇子没有听到这些，也许不会注意到家形心中那堵围墙的存在。

肯定发生了什么事，因为这件事，家形放弃了律师的志向，决定一直继续在饭店工作下去。

对鲇子来说，不管丈夫是饭店工作人员还是律师都没

有什么影响，只要他是她的丈夫就行了。

鲇子不明白家形为什么会对自己放弃律师的契机感到羞愧，对自己的妻子都要在心中竖一堵围墙，拒绝夫妻生活中的同化。也许是因为夫妻共同生活的日子还很短，甚至可以说几乎还没有开始，所以现在他还不能推倒那堵围墙。也许时间的流逝会摧毁一切不管多么坚固的围墙。

鲇子告诫自己不能急着推倒丈夫的围墙。